

简单日子



桂苓 ▼ 著

青島出版社

I267
3678

LT0000406517U



简单日子

桂苓著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单日子 / 桂苓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ISBN 7-5436-2670-5

I. 简... II. 桂...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256 号

书 名 简单日子
编 著 者 桂苓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 - 20
责任编辑 刘 咏 刘 媛
实习编辑 闫海宁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出版日期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24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6
字 数 100 千
印 数 1—3000
ISBN 7-5436-2670-5/Z·100
定 价 13.80 元

读桂苓——《简单日子》代序

黄宗江

庄子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内篇《人间世》）

我晚年时候，偶然又不偶然地捧起桂苓这一小妇人少女手工似的一小卷书，题作《简单日子》，但似乎并不简单，使我想起我少年时候捧读过的：

——冰心的《春水》与《繁星》。

——焦菊隐的《他乡》与《夜哭》（他早岁的散文诗集）。

——鲁迅的《朝花夕拾》。

——周作人的《雨天的书》。

——兰姆的《乡居絮语》。

——泰戈尔的《晚歌》和《晨歌》。

——纪德的《地粮》和《新的粮食》。

……

让我的身心回归桂苓的《简单日子》。我喜欢她笔下的篇章：《世界的土豆》、《亲亲棉花》……《鞋子与孩子》、《布衣味道》……《男人是非》、《一首劝女人离婚的歌》、《绿灯·红灯》……《非我所生叫我妈妈的隐身娃娃》……

桂苓自是多情，却不煽情矫情；桂苓自是多理，却不钻理搅理。

我喜欢她写的：“生活的原生态有如许多美丽非凡的事物……生活的味道便是那布衣的味道……布衣味道使我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清凉、清

亮、清烈而清香起来。”

她写道：“一桌的白信封微语荡漾，浮动着一张张熟悉的脸，等待着我一付之于最美好的语言与祝福，是的，祝福在每一个不是新年的平常的日子里，信飞向远方，远方不远……”

她写道：“Long long ago和Yesterday once more幽幽吟唱的旧时岁月和情愫……不同的风格给了我们不同的心境，整个房间似乎都幽幽吟唱着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一样的人关于时光倒错、似水流年的老故事……”

她写道：“结婚时往家里买大件，丈夫说现如今置家具真麻烦，每样都得想着检查遥控器、发票、说明书、保修卡，有点像买一送一，像古时候娶太太带了个随身陪嫁丫头，那‘陪嫁’日后也成了妾。我说不对，买家电带遥控器就像娶一个老婆顺便娶来了一个小拖油瓶。当然，娶我不是娶家电，我不带妾，也没有拖油瓶，我像早期没附件的既原始又朴素的黑白电视机。”

如此的匪夷所思，她又忧愁地写道：“网上爱情烧起来，那‘人约黄昏后’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焦灼等待还有吗……”于是她庄严地宣告：“我不是反对现代文明，也不是刻意返朴归真，我只希望现代科技不要侵吞我们心底的那一点不多的绿洲，现代文明不要挤兑心底那一点古典的文明和传统。”

掩卷，又翻寻，但见“我最羡慕的职业是穿一身蓝布大褂，灰朴朴地无声地游走在古旧的书橱甬道之间，一辈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那是多么有福的事情呵，直到有一天，老死在那儿，连游魂也氤氲着古章典籍灰朴朴的寒香，或者就地托生成一本默默无言的书”。

她无言又语，我欣欣然找到桂苓的书称做“简单日子”的开宗明义。文曰：“三里屯酒吧街原有个‘简单日子’（Easy Days），名字真是好，我一见之下便喜欢，想着日后‘拿来主义’地直接作为自己‘反时尚、反潮流、反媚俗’题材作品集子的书名。怀一颗平常心，日子也是简单的，

天晴天雨，开窗关窗，日沉月升，云飞云落，云卷云舒，这一切，Easy Days，一个又一个 Day，多么好！”

这一切 Easy，引起我无限幽思，怀古尤恋今的。我对美国朋友说过：我最喜欢你们美语（不是英语）在街前或屋后小别时的一句习用语——Take it easy！这句话怎么翻才好？我翻遍字典，牛津的与现代的，找不准合适的比较文字。忽地想到“从容岁月”，太文了点、酸了点，还不如“简单日子”。然“简单”似又太简单，难传 Easy 神貌。梦与醒之间，我恍见亡友侯宝林。时已“文革”后期，我们各处在这种所谓“被解放却尚难解放”的“乍暖还寒的时候”，我串门告别，在他平房故居前，侯爷来了句：“黄爷，您悠着点！”嘿！这一句老北京话跟老美那一句“Take it easy”何其神似亦形似也。可这日子跟哪位朋友握手言别时来这么一句“您悠着点”，当然能明白，且可博一笑，岂不又太侯宝林了吗？还是从简如桂苓吧，这“简单日子”可有多好啊！

目录

布衣味道

- 2. 世界性的土豆（外一章）
- 7. 亲亲棉花
- 10. 缤纷水果
- 14. 拟想葡萄
- 17. 留鸟的菜
- 19. 李生的石榴·独生的手
- 21. 柏壳
- 23. 西瓜灯亮在谁的夜
- 25. 花生瀑布
- 27. 人约黄昏后
- 30. 鞋子与孩子
- 32. 布衣味道
- 35. 天蓝晒被

旧时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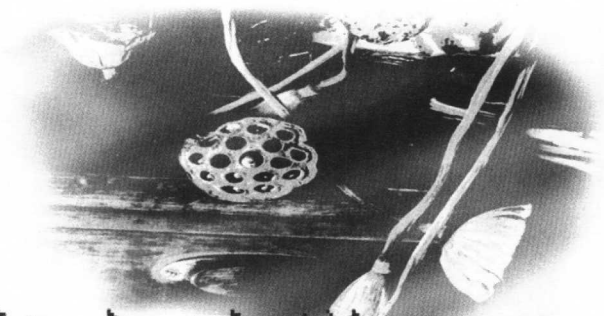
- 38. 凉之白描
- 40. 那时的结合
- 44. 那时童年
- 46. 老游戏
- 50. 满眼是福
- 53. 道路以目
- 55. 给她们的信
- 58. 信封上的脸
- 60. 我看到的山东口音

棉布心情

- 64. 说“酷”
- 66. 女性玩具随想
- 68. 满街都是卡通人
- 70. 小提裙儿·大开衩儿
- 72. 棉布娃娃·棉布心情
- 74. 物的档案时代
- 76. 眼睛按钮
- 78. 要智能还是本能
- 81. 家电的拖油瓶儿
- 84. 幸福得合不拢嘴
- 87. 看报与吃糖
- 89. 现代传媒九大恶俗
- 92. 恶俗的情感实录
- 94. 消费动物
- 96. 眼睛音乐·耳朵音乐
- 98. 人质·人证
- 100. 都市魔匣
- 102. 以女人来断代
- 105. 男人是非
- 109. 一首劝女人离婚的歌
- 112. 绿灯·红灯
- 114. 搂在怀里的猫与虚拟空间的猫
- 116. 拆、脱与活力 288
- 117. 一个都不能少

日常岁月

- 120. 它们——主妇日记



布衣味道

生活的原生态有如许多美丽非凡的事物，全在于我率性而为的发现与遐想，生活的味道便是那布衣的味道。布衣味道使我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清凉、清亮、清烈而清香起来。



世界性的土豆（外一章）

吃树上摘下的果实，使我们空灵，思想像长了翅膀；从地里刨出的果实，使我们平实而安全，吞下一枚土豆或地瓜就像把心放在肚子里，温老、暖贫，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一年四季，历冬到夏，土豆像无数的“O”字母，像无数撮嘴说“殴”的嘴巴，层层累列堆积在田野尽头、市场尽头，像无数的羊群等待日暮回家。可爱的老太太们把这些椭圆饱满硕实的土豆装进提篮，好像领养了一群虎实欢腾的孙子，那无数个说“殴”的嘴巴一路奔跳回了家。炉台、餐桌不久就有了它的香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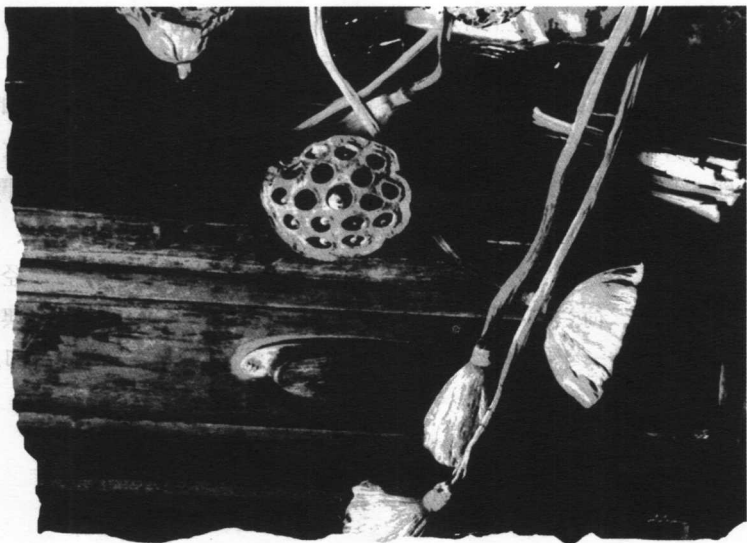
土地是金窝、银窝，土里刨出的食物便是金蛋、银蛋。前几年就有科学杂志宣传，一种新的科技能给西瓜、西红柿套上个方形盒子，把它们的成长框定为方形，或一切想要的形状，为的是好买卖装箱。不能想象层层累列的西瓜、西红柿会像砖头瓦块一路比肩，那样的一道围墙是否隔断了人们的目光。不能想象土豆万一长成方形该是怎样。花盆里种下的是梦想，但挖出来却成了木乃伊——皱脸的土豆老太。真不能想象土豆沦落到盆栽观赏植物该是怎样，那时家家的客厅、阳台养的是枝繁叶茂的土豆，巴西木一样珍贵、时髦，但该长的不长，土豆像一嘟噜不成胎的蛋馐子，越长越小，终于成了瘪嘴老太。

土豆最好的吃法还是烘烤、煨埋，像地瓜、山药蛋。烤土豆的香气滋养灵异的思想、灵怪的感觉和灵动飞扬的四肢，比如善于说谎与甜言



蜜语的嘴巴,虽然什么都吃,就像眼见满大街的姑娘什么样的都想爱,但土豆是经典的,又普通又神圣,像田野间穿着蓝布衫的少女,足以令她们退避、遁形、噤若寒蝉。

经典的土豆丰实在广袤的平原上,丰实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餐桌上。烤土豆的香气热烘烘、甜滋滋地充盈在洁白的纸页画布上方,字里行间都是暖意。大雪封门,少星无月,整个世界都在过冬。炉灶里噼啪着火苗,诗稿残页化为灰烬,壁炉上有暖洋洋色调的咖啡和伏特加、威士忌,膝头上摊着羊皮纸的《圣经》,手上辗转捧着一颗饱满金黄的土豆,这是俄罗斯在过冬,这是巴黎在过冬,这是丹麦在过冬,这是荷兰在过冬……普希金、叶赛宁、安徒生、梵·高、毕加索、茨维达耶娃,他们吟诵着、描绘着经典的土豆和经典的悲怆。在神话里、童话里、画布上、诗稿的语言中及圣诞之夜的圣餐上,一枚枚朴素喷香的土豆是告慰大地的微笑。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她梦想着鹅的烤香、鸭的烧香,其实,如果不是圣诞之夜,一粒硕大的土豆或一片涂抹牛油的干面包都是富于热量的好食物,因为她的手里还有火柴——这热量的来源,她的手里还有希





望，还有梦想。在关于土豆的遐想中心绪不断上升、飘浮，一颗星星落下来，一颗土豆根植于心胸，有一个梦刚刚圆满，充气的气球一样等待一触即发，小女孩的脸上有一两滴泪珠。而毕加索的《盲人用餐》却是暗蓝的夜，海边的窗和旷野的腥风，整个的灰蓝色气压笼罩着、弥漫着，于是那红褐色的茶壶便分外红褐，金黄色的面包土豆便分外金黄，充满饕人的质素，远远超过丰盛的晚宴和18世纪宫廷的法式大餐。盲人的手五指分开，像略含羞涩和踟蹰的拐杖，试探地、忐忑地迎向茶壶，那红褐色是种暖烘烘的象征。而《吃土豆的人们》则满溢着一片煮熟了的土豆的蒸气味，就如同在一幅农民画上闻到熏腊肉的烟味，在马棚里闻到粪味，如果田野里有一种成熟了的庄稼或土豆的气味、鱼肥或人造肥料的气味，那是健康的、明快的。在画布面前犹如在世界面前，我们眼睛的健康需要一条地平线。而梵·高，那个与刨地的、挖土豆的、捆麦的、扬扬的、割草的人一起呼吸着青草灌木浓雾白露的人，那个没有房子与没有家的人（这是梵·高所深为向往的费尔台斯的作品题目），那个善于调剂群青色石绿色瓶绿色古金古银色中国云白色皇家蓝深洋红的人，在他的自画像里，那幅《梵·高眼中的自己》里，他的头颅却好像一个完好的、满是尘土的、没有去皮的、带几点脐苔的土豆，他的五官似乎随时可发出新芽，长出新叶。酝酿新的土豆，只要有土，有水。

我想，画画的人与写诗的人都像打猎刨地一样，那种对美神的狩猎、对美神的刨根问底，一页文字一幅画都像一片山岗丛林，像一大片土豆地，新刨的土豆地——刨出来的都是土地、阳光的给养，丰富的赐予，是土豆与一切好东西。一眼远望出去，我的目光被绊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像一年级学生读大人的书。我知道，在经典的俄罗斯，经典的巴黎、丹麦、荷兰的冬日，在经典的艺术长廊面前，我绊倒在经典的土豆上，只能像一年级学生读大人的书，满心是俯首膜拜、诚谢景仰。



诗性与唯美的土豆

她把土豆放在碗里，像一枚日环食，小碗散发着洁净剔透的瓷光，是未被遮住的太阳。土豆眯着眼与我静静对视，等着我一点点分解蚕食它。这是一个圆圆脸的土豆，是一个青青涩涩的小土豆姑娘，处在小女孩与少女之间最美的韶华。它一定是在某个有月亮的雾浓露重的夜晚萌芽的，像一个柔软温润的蛋馐子。我能想象得出女主人唯美的眼和手怎样在土豆群中捡选了它（就像上帝捡选他的子民儿女，使我们芸芸众生成为了今生今世的兄弟姐妹），或者说唯美的土豆少女发出了怎样一种甜蜜的呼吸，一种脉脉含情的场，吸引一双纯粹的艺术的手鱼一样渐次游来。

土豆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待字闺中的少女。卖土豆的最好是个皱脸老太，刨地的也最好是她，只有女性才会惺惺相惜。试想吧，一大片土豆林在9月的秋阳下的风中扶摇，根固难徙，阔大的叶渐渐变黄，七星瓢虫、螟蛉子蹦一下就飞到上面去了，原来香甜的汁液已渐渐干涩，雨水一样、月光一样、渗透在脚下土地里，土豆的茎秆像一个风韵犹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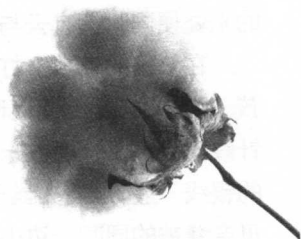




中年母亲（有一个两个女儿真是有福），眼看到了女儿许字出嫁的年龄，便默默地退居舞台一隅，静等锣鼓铿锵，而她们一一登台出场（这是燃起篝火，庆祝收获，祭天祀地的图腾场面）。土豆是女性的，一双女性的手把它们一一刨出来，搽净身上的黄土，放进竹编的筐里。土豆发着柔和的润泽的温暖的光，反射着来自天然的风和秋天庄稼的熟香，给人一种温老暖贫的满足和对大自然丰厚赐予的感激之情。土豆们又高贵又朴素，我爱它们，就像我爱着爱情本身，就像何其芳诗里所写的爱情——它是王子的金冠，它是田野间少女的蓝布衫。前者是高贵的，后者是朴素的，我喜爱土豆以及白薯、山药、姜等等一切块根的植物，它们深埋地下三尺，是土地的好儿女。

她喜欢吃蒸香的土豆，我说我更爱烤香。那种细木筷般条条码就的小炭块，稀稀落落支在白铁炉壁上，上面放几只匀称、光洁、苔痕凹陷而美丽（像小女孩凹陷的眼窝和漂亮的生命之脐）的土豆，炭火发出几乎看不见的蓝火苗，柔软地舔着土豆，像家养的小狗舔着写有我的乳名的小石头。土豆一点点被烘热、烤熟、熏香，蓬勃的热气使它心潮澎湃，而表面上风平浪静，只是那朴素的黄土地的光泽变得赭黄赤橙，色调里都似乎带着香气，让人隐隐地有了馋意——静待土豆变凉的过程，像晚餐上桌，烛光下一家人沉思默想合十祷告的情形。严寒的冬天，土豆上桌，令人暖意满怀。

她把一只只土豆盛在细瓷小碗里，摆在我的面前。清冽的蒸香一如五月的阳光暖暖地笼住我。手握土豆，一如握住农妇村姑收获的愿望。这让我想起土豆一定是女性的，只有女性才使日常生活中小小不言、平凡至极的土豆挥撒出万千感慨与温情。在那醇美的熟香与热气里，土豆是我们生命中的好元素。



亲亲棉花

穿内蓄棉絮的衣服，走在零下二三度午后两三点尚算温和的暖暖暖阳里，就像五六岁、十五六岁分别走在父母和恋人的目光里。那个人站在不高不低的二三层楼的窗口，有着半慵的神态，十分钟的小睡里惺忪来到窗下，透过百叶，因为看到的是暖阳，他的目光便也有了棉花或棉布衣裳的洁净气息。

棉花是一种柔软、洁净、绵白、温暖的物质，它的祖先是云，在高高天际缥缈、飞翔、聚散的云，因此雨水的味道，冲刷过尘埃的微微呛人的土腥味，含在苞里蕊里曾被蜜蜂舔过噬过吸过的甜丝丝的花粉味，





这一切大自然和小自然交汇化合的气息在七八月份的微雾的黄昏氤氲在饭桌周围和恬梦的房屋周围。花有子房，犹如母亲有子宫，那生命最初的来处便同时拥有云与水的柔软质地。

在新蓄的棉被上打滚，在成垛的棉花堆里打滚，快乐不亚于现今的孩子蹦蹦跳跳。尽管时时有种被针扎的心悸，有粗心的母亲线头咬断了，针线筐收掉了，棉被一角有口唇的湿迹子，但一根针，飞机掠过时留下的银线一般，顺着布丝子滑行，没准就扎住胖孩子瘦孩子的小屁股了。在母亲缝被的同时一边小猪拱奶般拱来拱去，那种半怒半嗔的呵斥，现在想来都令人眼热。棉花，棉花，亲亲你，犹如亲近母亲和大地。

日本作家山田花袋写过小说《棉被》，极细腻地描述了青春时期那微动的爱与欲。棉花与丝棉太空棉的区别，我也曾在一篇小文中写到过。那是邻居家的孤儿初八——在我家里公开言称我的母亲为“丈母娘”，小猪拱奶般大模大样与我一起在饭桌旁吭吭唧唧要东要西。母亲见他棉袄破了，细密地为他新缝了一件，却因女儿多顺手做惯了的缘故也做成了偏开襟的。小初八，这个腼腆的、不太爱学习的男孩子却在语文课上踊跃发言——用“一边……一边”造句——老师语音未落，他“噌”地站起，“俺丈母娘给俺做的棉袄，一边大一边小”，坐下后又加了一句：“是大襟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初八，在很多年后，寒冷的冬天里，我时时想起他，想问问他，他现在哪里？穿怎样的棉袄御寒？从棉袄、棉猴到丝棉、羽绒、太空棉，他还想要一件新做的棉袄吗？新弹的棉花，人造棉里子，贴身穿着体会着母爱？

其实，这样的男孩以及有关他的记忆，当然总与故乡、棉花连接在一起。棉花总让人想起最朴素的东西——最朴素的爱与友谊。科技发达了，冬天不沾棉了，就像擅于敲打键盘的手指不摸钢笔了。那种疏离也时时提醒一种回归。赭黄的光晕里，我铺笺命笔，在一个个洁白的信封上写字，一个个地址，一个个名字，言犹在耳，犹如多少年的旧朋友狭路相逢，那种喜悦溢于言表。一个个朋友简化成或七或八个数字嘀嘀嗒嗒输入到记忆的屏幕上，一个个朋友繁茂成一棵棵多枝叶多花朵的树，一个个朋友都在远方，都是故乡。朋友或者初八尽管已先我而远走他乡，



但于我的意义，仍是深远与亲切。我相信我于他的意义一样，尽管我也一次次远离了儿时共享的那棵枣树的荫凉、细叶榕的清香。

棉花是我们人类最美最贴心贴肺的爱人，是羞答答隐于蓝布头巾、蓝布衫里的蓝色爱人，处子般静且美的少女。棉花的气息让人想起正午地头，瓦罐里的米粥，那焦渴的期待之余怡人的清凉与清香，贴心贴肺的深情。棉花是最原始的远处故乡里的爱人。一个少男在他闯入城市变成小男人之后，略带小市民气时便成了情人，犹如棉花被加工成海绵或丝棉。情人永远不能与爱人等同，爱人是在心底生根发芽的那一个，未必枝繁叶茂，未必风来扶摇，而情人是城市盆景里的花花草草，掐枝便成活的，随意嫁接修剪的，因此城市里的男人大都一个样，我见到他们不甚欢喜，也不生讨厌。而幼时过家家的呦呦男儿，犹如一棵棵迎我归乡的行道树、常青树和一株株粗壮的棉花。

